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十四回 雙折六歸貧士翻憐財主算 低眉合眼頭陀暗覷婦人胎

素臣上前去問，方知道為隔年漕米未完，帶家屬收監聽比。因入內慰問。只見敬亭在廳上，攢著眉頭，踱來踱去的，口中數那一般冷氣。忽然看見素臣，不覺笑逐顏開，說道：「前日匆匆一面，後又造府奉看，不料已往杭州。尊寵想已進門，怎不請弟去吃杯喜酒？」素臣歎口氣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又成畫餅了。」敬亭著驚問故，素臣述了一遍，道：「弟因要往江西，缺少盤費，走來與吾兄商議。不料尊紀被差人鎖去，眼見得自治不暇，何能濟人？弟在窘鄉，不能代吾兄措完漕米，奈何？」敬亭道：「弟正為漕米之事，在這裡籌畫，想吾兄在家，便有商議。不料兄已回家，卻又如此窘迫！」素臣起身欲別，說道：「弟若別處可挪，並得寬餘，再來看兄。」敬亭急忙扯住道：「另有商量，吾兄盤費，所費幾何？」素臣道：「至少得一二十金，多則益善！」敬亭大喜道：「如此，便有商量的了。弟因拙於謀生，祖產盡廢，只剩有五畝沃產，少供家中食米。如今欠下漕糧，想要賣去一畝。無奈此田坐落在田有謀套內，他必要一契買去。弟雖別有掛戶，亦不過三四金之事，不肯一併出賣。無奈此田坐落在田有謀套內，他必要一契買去。弟雖別有掛戶，亦不過三四金之事，不肯一併出賣。今吾兄所需，既屬多多益善，則弟不難於全棄矣！」素臣道：「吾兄這田，時值若干？」敬亭道：「此田既係沃產，又在有謀田套之內，從前為圖方圓，幾次首人來打合，願出重價，大約可賣百金。但此老最刁鑽，知我漕米事急，必然淪落，只怕只好照時價八十金了。」素臣道：「輕賣輕贖，淪落也甚有限。但係吾兄命產，於弟竊有未安！」敬亭大笑道：「吾兄那有此言？不但薄待小弟，亦且自視太輕了！」素臣不禁大笑。敬亭道：「事不宜遲！」連忙邀至書房，寫了文契，就請素臣作中，同到有謀家來。只見有謀滿面灰土，氣吁吁的，站在赤日之中，手裡拿著竹籌，兩隻眼睛，免起鵝落的，監押著管帳先生及家人們，在那裡羅麥。看見素臣等進來，口裡不住的說得罪，卻心只在素上，不肯來接，吩咐一個小廝，把素臣等請到書房裡去坐。二人走入看時，只見書房裡一張方桌，上堆許多租簿，一把算盤，橫壓在上。旁邊一個圓硯，中間凸起，四週凹下，注著純煤的墨水。壓著幾張租帳並謝孝請酒的紅白殘柬。一管開花水筆，斜插在算盤之上。側邊一張木櫃，架著一架天平。七橫八豎的，亂排著幾張椅杌板凳。壁上貼著立誓不入銀會，不借當物的紙條。地下鋪著雞糞、鴨糞，窗前一張條桌，桌上放著幾個黑漆也似的茶甌，一個斗大的白木茶桶，把亂棉絮裡擁著一大瓦壺的茶。素臣道：「你看這等書房，焉得不富？」敬亭微微含笑。那小廝在茶壺裡，篩出兩杯茶，送上來。素臣卻待去接，只見小廝頭上一頭禿瘡，膿水淋漓，黏連著灰土，掛到鬚髮之下，一股腥氣，直透進廳門裡來。鼻孔內兩管黃膿鼻涕，像虎邱山吊桶，一上一落的，在那嘴唇邊打探。雙手就如灰耙一般，兼著滿手的膿瘡，滲瀝人。素臣一個噁心，幾乎連敬亭家中吃的泡茶，嘔將出來。忙說道：「你放在桌上罷。」敬亭攢著眉頭，接了小廝的茶，見那茶的顏色，如醬油湯一般，面上余著許多鍋鏟，二人如何敢吃！要在椅上坐去，卻見滿椅黏連連，都是些雞鴨之糞，新舊重疊，如膠如錫，只得拱立而候。

候至外邊人散，有謀方趕進來，連連告罪，做出許多踟躕之狀，作了幾個深揖，扯過三張椅子，拱請二人入座。二人本不能坐，因有謀連請，只得就坐，可霎作怪，身子便要坐下，那賢尖卻不知不覺的，與那椅子若離若合，如蜻蜓戲水一般。有謀覺著，忙把衣襟扯起，將兩張椅子亂扯，雖抹不淨，也只得勉強坐下。有謀開口道：「二位先生枉顧，有何事見諭？」敬亭述知來意，向袖中取出文契，有謀接過一看，即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這田小弟本是要的。只是目下新嫁了小女，手頭甚空，今日賤羅這麥，還是補那未完，去遷各店帳目。景先生不如別為之計。倘真沒人承受，再作計較罷了。」敬亭道：「小弟這田，正落在老翁田套之內，除了老翁，誰人好來承買？」有謀道：「這倒不論，難道尊府這田，只許小弟買，別人就買不得的？」敬亭道：「老翁前日原說五畝一契才要，如何今日反推調起來？況且這田是老翁知道的，不須肥壅，水旱無憂。這樣美產不買，還買什麼田呢？」有謀道：「前日的話，也是一時之見。如今細細打算，實是吃力，須賣去自己的田產，方可舍熟抱生，所以愈算不來了。先生說這田好，小弟又不圖方圓，難道好嫌這田不好？其實這田也只是空好看，田運十年一轉，到近年來，這田也只顧變丑了！況且先生契上的價錢，也忒昂，還是別變為是。省得說小弟淪賤了府上的美產。」

素臣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敬兄，買賣交易，須要兩相情願。老翁既不願買，何可相強？我們既來盡過，自可別售，不必再說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向桌上去取那契紙。有謀不知頭路，只認是素臣在京裡回來，有些積蓄，要買此田，來先盡田鄰的意思。自己又已說煞，許其別變，恐怕事有決撤。忙把契紙搶在手中，滿臉陪著笑道：「文先生直恁性急，小弟與景先生相與在前，沒有商量不得的事。方才並非推掉，實因力量不及，既文先生如此見怪，小弟倒覺不安了。景先生，小弟勉力竟買此田罷，只是價錢，要大加酌減哩。」素臣道：「老翁既願成交，只求減價，應該多少，吩咐出來就是。」有謀道：「此田時價，在八十兩以下。文先生性直，小弟也是爽直不過的，竟是八兩一畝，銀色九五。青苗連田過割，這是大例，不消說的。文先生是豪爽人，諒來也不希罕中物，一面立契，一面交銀就是了。」素臣道：「這田時價，每畝值銀一十六兩，若論方圓，便須二十以外。老翁過善勒掇，敝友不妨勉從，依小弟劈斷，竟是十兩一畝。如少釐毫，即請擲還文契，休再葛藤。至於中物，竟不必提起罷了。」有謀看了素臣兩眼，一口應允，說道：「這田是不消說的。但成交須粗備一酌，略見小弟之意，只是倉卒備辦不及。若另擇期，又恐文先生怪弟勒掇。二位先生俱是豪士，定不計較口腹。」吩咐小廝：「進進去說，就是家常便飯，收拾出來罷。」一面開了木櫃，取出一張白紙，鋪放桌上。一錠大煤墨，在硯上橫七豎八的，磨了幾磨，把那枝開花水筆蘸飽，請敬亭寫契。

敬亭剛提起筆，便斷倒年限，准要七年。敬亭佛然道：「大例三年為滿。如此賤價，怎還說七年的話？」有謀再四推扳，方才五年放贖，敬亭只肯三年。素臣道：「就是五年罷，爭他怎的？」有謀贊道：「文先生真是快人！賤性也是一刀兩料的。」敬亭見素臣允了，提筆便寫，又被有謀絮絮叨叨，說出許多門房上下，重疊盜賣，對手取贖諸般條款，敬亭索性依他，與素臣都畫了押，付與有謀，討出那八十兩的契紙撕毀。有謀道：「還是用了飯交銀？交了銀用飯？」素臣道：「飯是斷斷不消，請交了銀子罷。」有謀囁嚅道：「怕沒有此理，又不敢不遵先生之命。」因急跑進去，取出銀來，止有十兩之數，又是九折，說是沒有預備，明日一早兌罷。敬亭道：「這銀怎說是九折？」有謀道：「這是吳邑通例，後手也是一樣九折。」素臣道：「敬兄且收了，若不是通例，再來找足罷。」敬亭把銀打開，只有一錠是九三，其餘多是九成散碎的，竟有許多八成在內。因說道：「這銀還合不上九成，差了四五色，如何使得？」有謀道：「契寫九五，規矩原是九三。這銀子牽算，足有九二下壘，交易作九三，是極公道的。」素臣笑道：「據老翁自己也只說是九二，怎寫得九五上契？且銀已九折，雜費俱無，老翁大號有謀，真可謂名不虛傳。」有謀被這幾句話，說紅了臉，只得脹胖了頸脖，又添上一錢八成銀子。敬亭甚不伏氣，素臣道：「敬兄罷了，大段如此吃虧，在這點子上，急出什麼便宜？快些回去罷。」有謀假意留飯，素臣慌忙辭出。敬亭趕上，說道：「此老著著上算，吾兄件件依他，都罷了。只有那五年之說，到底不該依允。」素臣在袋內摸出痧藥瓶，吸些入鼻，連打了幾個噴嚏，然後答道：「吾兄好不見機，請問性命要緊，銀子要緊？」敬亭茫然。素臣道：「虧弟事事依他，早些跳出糞窖，不見滿衣裙上，被雞鴨的糞屎直雌上來麼？若隨著吾兄與他爭執，葛藤到幾時？這條窮性命，便不能保矣！」敬亭不覺失笑。素臣歎口氣道：「人有千算，何足與較？我輩既做窮人，有田無田，也不爭這兩年，吾兄何不達也！」敬亭大悟，感歎不已。到分路所有，將銀欲付素臣。素臣道：「你家人拿去，急如星火。我的事還在可緩。」遂別了回家，向水夫人說知，太息了一會。

次日日中，敬亭氣吁吁的走來。說：「田老真是可惡，累弟跑得要死，只回說不在家。方才又去，進門就撞見了。又說是要等羅麥，須明日再去。弟恐吾兄心焦，故先來說知。你說，可惡不可惡！」素臣笑道：「此富翁之常態，不足惡也。但累吾兄奔馳，為不安耳。」自此，累敬亭一日催討三四遍，俱以麥為辭。直到敬亭焦急，情願收受他小麥，自去羅麥，然後揀著租工丑麥，抬了好麥價錢，又短些升斗，攬些空頭，打發出來。到得轉羅出銀，總算一算，三十六兩銀子，竟吃虧四兩多了。敬亭甚是懊悔。素臣

道：「此老於錢財則得算，於心地則失算，不足動氣，但覺可憐耳。此非弟之迂論，吾兄其細思之。」敬亭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因留下尾零，將三十兩付與素臣。素臣回家，只見水夫人面有怒容，桌上擺著幾封銀子，地下堆著幾十串錢，吃驚問故。水夫人道：「這三十千錢，是匡家的無外與你至交，他夫人最有俠腸，知你在外借銀，故著家人送來，其意可感。這五十兩銀子，是吳參議的，也說聞你出門乏費，不約而同的送來。你與他怎樣往來？因何問他借銀？實說與我聽，休得藏頭露尾。」素臣道：「吳天門行止不端，居心奸詐，自做知縣起，歷升到參議，無任不貪，無任不酷。現在家居，交結官府，使勢作惡，無所不為，孩兒深惡其人！只因係縣中先達，新正不得不投一刺，此外從沒往來，如何肯問他借貸？他常在親友前，稱贊孩兒的才學，說是無人薦拔，未得飛翀，意在收羅孩兒，入其惡黨。孩兒守身如玉，豈肯墮入污泥？不知他怎生曉得孩兒在外借銀？又來籠絡，望母親詳察。」水夫人回嗔作喜道：「我說你讀書十年，見識安在？學問安在？竟與此等人相與起來。既是他來籠絡，不干你事，只須回他便了。」因吩咐文虛把原銀送去說：「多謝吳老爺盛情，盤纏已經湊足，心領罷了。」素臣拿出敬亭田價，又述田有謀勒措之事。水夫人道：「算人終於自算，有謀可謂無謀！當初你父親死後，家計日落，富室宋祖太因無子息，必欲招你為婿，承受彼業。是我決意力辭。後來你丈人謫降按察司照磨，代本府閱文，取你案首，托人議婚。我訪知媳婦德性，一口應允。當時親友，見我辭富就貧，頗有以為迂闊的。那宋祖太為人，彷彿今日之田老，以盤折起家。他既無子，其毒不得不流於女，我焉肯以汝為之婿，代受其禍乎？至這吳天門，則其禍更甚。聞其子鳳元，尤復跨灶，將來受禍必更深更慘。汝當切記於心，不可受其籠絡，致與小人同禍也！」素臣頓首受教。把十兩銀子，買了幾個疋頭。匡家三十千錢，留在家中用度。帶了二十兩銀子做盤費，收拾行囊出門，已是二月十五日矣。素臣因在東阿經過一番，愈知江湖上的利害。打了三十枝鐵弩，放在袖中，以備不虞。

到十八日早晨，盤過壩來，江頭落了行家，僱定艙口，因前艙俱未有客，且在行中等候。日中無事，上街閒玩。只見一個頭陀，生得相貌猙獰，身軀雄壯，額角上生一個核桃大的疣，疣上有一簇紅毛。頭上束一條戒箍，把頭髮束住，拖下來有四五寸長，連肩帶眼的罩著。頸裡掛一串念珠，黑黝黝有龍眼大小，赤著一雙毛足，盤膝兒在一個行家門首，攔門坐著。旁靠一個大包，街石上鋪著一卷《金剛經》，一手拿著木瓜大一個木錘，敲著那飯籃大一個木魚，一片聲，如春潮一般轟轟的震響。圍著一簇人，在那裡驚看。只見一條大漢，分開眾人進去，喝道：「你這頭陀，就要化些東西，也該善求。怎麼攔門截戶，把人家的生意堵住？你看，客人們進去的不得進去，出來的不得出來，是什麼道理？」那頭陀敲著木魚，眼也不抬，聲也不答，嘴裡嚙都嚙都，只顧念他的經。那大漢焦躁道：「這頭陀耳又不聾，眼又不瞎，咱老子問你話，你兀自佯憨兒帶癡麼？」頭陀低眉合眼，將手敲著木魚，越發勤了。那大漢大喝：「兀那頭陀，你人也不認得，可知咱老子是杭州有名豪傑的飛天龍鄭鐵腿麼？再不走開，咱就一拳，把你這腦袋打做蒜泥哩！」那頭陀對著經卷，率性把眼睛都閉了，如入定一般，只敲那木魚，越發震添天價響起來。那大漢登時把頭臉脹得通紅，一股殺氣，從丹田裡直吊到額角上來，更不發聲，將練成的鐵腿，向頭陀盡力一腿。只聽大叫一聲啊啣，跌倒在地。眾人急看，跌倒在地，卻是飛天龍鄭鐵腿，都猛吃大驚。看那頭陀，兀自閉著眼睛，敲得那木魚怪響。看那鐵腿，面色都跌得豆渣一般的呆白，口裡不住的哼聲，一隻腿直挺挺的伸著，挪動不得，大家都嚇呆了。素臣看得明白，一則因有正務，二則恐干連人命，只得忍耐。卻見眾人把鐵腿扛出。那行家拿出五百錢，一疋布來，賠著許多小心。又到西首，一般照舊打坐去了。

素臣悶悶而回。只聽得一人在後叫道：「文相公慢走一步。」素臣回頭一看，卻是個婦人，依稀認得，問道：「大娘是誰？」那婦人嘻嘻的笑道：「文相公貴人，那裡記得？奴家時刻不忘，去年蒙相公救出寺來，不想今日得見！奴家就是何氏，相公如今可記得起麼？」素臣忽然道：「原來正是何大娘，你住在此地麼？」何氏把手指著道：「那一帶竹筴，門前曬著魚乾的就是。」素臣見不多遠，有話要問，因便走去。走到跟前，見一人背著一枝槩，正走出門來。何氏道：「這就是我丈夫。你又攬著生意麼？快來見了這位相公，這便是救我性命的吳江文相公哩。」那人力聲啊啣，把槩擲在地下，忙讓素臣進屋。夫婦二人，倒身下拜，拿出茶來，慇懃伺候。何氏道：「相公往那裡去？因何悶悶不樂？」素臣一面吃茶，一面把要到江西，因船未開，在街閒行，看頭陀生氣之事，說了一遍。何氏道：「奴家方才到大姑娘家去討鞋樣，看見那頭陀生得真是兇惡，兩隻賊眼，與鬆庵和尚一般，必是個強盜出身。」隨意道：「這頭陀是昨日到的，說是從天台回來，隨路結緣，在這裡硬化。大家都不忿，卻因他兇神模樣，不敢撩撥他。」相公說：「鄭鐵腿都吃了虧，越發沒人惹他了。」因向何氏道：「你留相公坐坐，吃了飯去。有錢在床頭邊，朱臭嘴船上有好鮮蝦，可叫麟兒買來下酒。我攬了富陽客人載，催著要開船，失陪相公，休要見怪。」素臣起身道：「飯是不消。我有一事問你：前日劉二郎，說你見一個道人，領著兩個女子，僱船要到豐城縣去，是你親眼見的麼？」隨意道：「是小人親眼見的，卻不知是劉虎臣的家眷不是？那道人還替小人起了一課。」因向何氏道：「你在家要著實小心，他不是斷著去歲平安，今年二三月邊要防不則之禍麼？」何氏道：「那裡防得許多，知道他今日來，明日來哩！他還說有貴人星化解的。只是我丈夫到劉家，沒見過劉大娘合璇姑娘，我那日又沒到船頭去看見那個女子，不知可是他姑嫂兩個。相公到江西去，倘真遇見，千萬替奴問好。並問聲未小姐及素娥姐。」素臣點頭出門，隨意夫婦苦留不住，只索罷了。

素臣回行住宿，次日午後，艙中客人已足，素臣下船，見何氏正在江邊洗菜，說道：「相公原來搭這毛裡嫩的船。這岸上就是我家，若不開船，千萬到家裡去吃茶，若要洗澡，也是便益的。」素臣道聲多謝，走入艙來。那知火艙還要搭人，在船諸客，因天色向晚，略催了幾句，也就罷了。素臣正要買酒撥悶，只見何氏提著一壺紹興老酒，托著一碟鮮蝦，一碟鮮筍，笑嘻嘻的走到船篷邊，說道：「奴家無物孝敬，掘得幾棵鮮筍，送與相公下酒。」素臣道：「怎又要你費心？只好回來謝的了！」船家雙手去接，騰換過了，說道：「何嫂，收了傢伙去，怎單送鮮蝦與客人，不送只醉蝦與你老多吃？」何氏啐了船家一臉唾沫，收著壺碟自去。素臣把一壺酒，一碟筍，吃秘罄盡，鮮蝦也存不多幾隻，竟自沉睡下去。眾客人展放鋪蓋，講些江湖上的話，議論素臣定是初次出門的，不合上船就睡，如此大意。一個老客人道：「出門人最忌酒色二字，這相公少年美貌，大約不能免的。你看，方才那女人送酒菜與他，這一種親密的意思，多分是那道兒。一到酒色迷了，那裡還知江湖上的利害！」船家鑽頭進艙，低低說道：「那女人不要看輕了他，是經過鬆庵和尚的大行貨子的哩！」眾客人道：「這卻被老客長，拿三道三的，一猜就著了！」老客人道：「這等事可以屈說人的嗎？你們不聽見那女人，還叫他家去洗澡嗎？」大家議論一會，次第睡下。

素臣一覺醒來，已有三更天氣，聽那些客人，都已酣然入夢。因要解手，把篷掀開，見一天月色，萬籟無聲，懶去穿衣，就裹著一身袂被，赤著腿兒，趿上鞋子。看著船已點開，離岸有八九尺光景，立在船艙，掩好竹篷，將身一縱，跳上岸來。看那岸上，一帶竹筴，圍掩著幾間冷攤瓦屋，認得是隨意家裡。揀著側邊一塊沒月光的所在，蹲下身去，忽然記起沒帶草紙，正待下船去取。忽聽隱隱悲泣之聲，出自隨意家裡。走不兩步，猛然的月光耀眼，見那籬邊樹上，掛著亮晶晶一個大木魚，正是那頭陀所敲之物，頓吃一驚，連忙把披的袂被折疊了，束在腰間，走去把門一推，卻是拴好的。將身一縱，飛上屋簷，走過屋脊一看，只見院子裡，一個赤身頭陀，坐張小矮凳上，對面擺著一個浴盆，盆裡氣騰騰的熱水。水裡躺著一個女人，寸絲不掛，兩腿分開。頭陀手裡拿著一雙草鞋，在女人肚上揉擦。素臣心頭火發，暗想：「弩箭可惜都在袖裡，沒有穿衣服來。不然，只消一弩就是了。」只恐誤這女人性命，不及回船，隨手揭了五七片瓦，將身跳下，正在頭陀背後，趁勢向腦袋直劈。只聽刮喇之聲，瓦片震得粉碎，都必必剝剝，爆將開去。頭陀大叫一聲，一手向素臣腿下攔來。素臣騰開一步，飛起右腳，只聽甲折一聲，素臣裹的袂被已被頭陀扯破。頭陀左肩，早著了素臣一腿，啊啣一聲，直立起身，奔入素臣懷裡。素臣湊手不迭，把身子望上一聳，離地有八九尺高，在頭陀頭上直躡過去，將右腳在頭陀背上一蹬，便如踢了石壁一般，合面倒下，震得地皮怪響。素臣轉身著地一腿，只聽轟的一響，叫聲：「死也！」卻正踢著浴盆。那盆裡女人，正想爬起。被這盆一掀，掀跌在地下叫痛。盆已踢碎，浴水潑做一院。頭陀滾身掙起，望裡便走。素臣急復身趕去。頭陀忽地轉身，照准素臣心窩，飛起一腿。素臣將身向側一蹲，湊個正著，一手托將過去，把頭陀腎囊上，如托泰山一般，托起撞落，直躡入屋裡去了。素臣搶進去，一手挺住胸脯，一手掄著拳頭，在那心口、小腹、兩肋裡，連打五七拳。那頭陀口裡、眼裡、耳裡、鼻裡、心裡、臍眼裡，一齊冒出血來。正要出去看那女人的死活，只見屋角頭又鑽出一個頭陀

來，心裡著慌，大喝一聲，道：「不是你，就是我了！」正是：
驚鳥驚弓疑曲木，神魚脫網怕蛛絲。

總評：

描寫有謀書房，已令守錢虜全身出現，至交易之雙折六歸，則肺肝俱揭矣！作者豈與富為仇？下此攝魄追魂之筆，緣其心靈，故其手敏、寫才子即尚才子，寫美人即尚美人，寫英雄即尚英雄，寫淫女即尚淫女，故寫錢虜即尚錢虜。此之謂化工。

寫敬亭之於素臣，只攢眉歎氣、笑逐顏開、著驚急忙、大喜大笑、大悟點頭等字內，簇出一片熱腸義氣，不分爾我交情。寫素臣之於敬亭，只件件依從有謀惡算上繪出一種達識豪情、無間形骸友誼，此為後文瞎跑野路、落職傳書之蒿矢。讀者能著眼此數回。便可分管飽一席，真有功名教之文。

鳳凰非竹實不食。而鳶鷂以腐鼠嚇之；素臣卻鸞吹、璇姑之殊色，而眾客以何氏疑之。天下事類此者多，何可深歎！